

“N 的 V” 结构认知加工的类型学效应研究

逯芝璇 鹿士义 蒋思艺

(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从复杂动作事件的类型学入手, 通过句子可接受判断实验考察了母语为“领格—宾格”型语言和“作格—领格”型语言的高水平汉语学习者对“N 的 V”构式的加工情况。为了确定构式中 V 的论元选择和编制实验材料, 我们首先进行了语料库考察。研究发现, 只选择施事的动词数量最多, 只选择受事的较之略少; 高水平汉语二语者对“N 的 V”的认知加工会受到母语概念迁移的影响, 具有类型学效应。

[关键词] “N 的 V”; 类型学; 概念迁移; 语料库研究; 句子可接受度

[中图分类号] H195.1 **[文献标识码]** A

零、引言

二语习得和一语习得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二语者在接触一门新语言之前已经掌握了母语的一套规则系统。母语的影响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不管是从语言表层形式的角度预测母语迁移的“对比分析假说”(Lado 1957), 还是从底层概念语义的角度考察母语迁移的“概念迁移假说”(Jarvis 2000)。

在概念迁移假说的主张者看来, 对比分析仅比较不同语言的形态、句法等形式方面的差异, 而忽视了语言使用者的复杂认知机制。表层的语言形式受制于底层的概念结构, 反映语言使用者对于客观世界的识解方式。因此, 在考察二语习得过程中的跨语言影响时, 必须关注不同语言对于相同或相似现实场景的不同观察视角和意义突显。母语迁移其实就是经由母语训练而成的特定概念组织模式对目的语的理解和表达的影响。

已有的概念迁移研究在内容上主要集中于时间、空间等较大的认知域及形态句法范畴(如 Odlin & Alonso-Vazquez 2006), 缺少对其他认知域和语言形式的细粒度(fine-grained)研究, 并且在方法上主要借助图片描述、影片复述、中介语语料库等工具考察二语产出(如 Carroll et al. 2000), 极少使用心理语言学的实验手段实现精确的变量控制、得出量化指标以考察二语加工(文秋芳 2010)。因此, 本文试图以句子可接受度判断的五点量表施测, 通过母语和二语被试对汉语“N 的 V”构式(N 表示名词性成分, V 表示动词性成分)的接受情况来探查他们对复杂动作事件的心理表征。

所谓“复杂动作事件”(complex action event)指的是包含动作及其施事和受事的情境。语言类型学的研究(Maria Koptjevskaja-Tamm 2013)表明, 不同语言指称此类事件时突显的参与者角色不同。得到突显的论元在句法上实现为动作的领有者(Comrie 1976)。具体

而言，以印地语、越南语为代表的“领格—宾格”型（Possessive-accusative type）语言突显的是施事，以法语、俄语为代表的“作格—领格”型（Ergative-possessive type）语言突显的是受事。而在汉语（“N 的 V”）中，不同的动词选择突显的论元不同。有些动词突显的是施事，如“帮助”（“老师的帮助”），本文记作 $V_{\text{施}}$ ；有些突显的是受事，如“解决”（“问题的解决”），记作 $V_{\text{受}}$ ；还有的既可以选择施事，也可以选择受事作为动作的领有者，如“破坏”（“敌人的破坏”与“城市的破坏”），记作 $V_{\text{施/受}}$ 。这种多样性可能会给母语唯一选择施/受事加以突显的“领格—宾格”型/“作格—领格”型汉语二语者习得“N 的 V”构式造成困难。

另外，鉴于此前的汉语研究专家们依据个人语感判断得出的 $V_{\text{施}}$ 、 $V_{\text{受}}$ 、 $V_{\text{施/受}}$ 归类情况差别较大（詹卫东 1998，齐沪扬 2004），所以本文将首先通过大规模的语料库研究得到可靠的动词归类，并以此为基础编制不同搭配类型的实验材料。

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

- （1）基于语料库，汉语“N 的 V”中及物动词对共现名词的语义角色有怎样的限制？
- （2）高水平汉语二语者对错配的“N 的 V”（即名词的语义角色和动词的语义侧重不一致的情况）的接受度和汉语母语者是否相同？
- （3）二语者的母语类型会否影响其对“N 的 V”的加工？

一、语料库考察

语料库研究的目的是基于大量客观真实的语料，找出哪些以及有多少动词是 $V_{\text{施}}$ 、 $V_{\text{受}}$ 和 $V_{\text{施/受}}$ ，以此明确在指称包含动作及其施事和受事的事件时，人们对领有动作的参与者的选择情况。所以，我们只考察二/三价动词进入“N 的 V”的情况。同时考虑到“N 的 V”中 V 主要是双音节¹，所以我们在《动词用法词典》（孟琮 1999）按义项出条的 2117 个动词中筛选出双音节动词共 777 个。通过这些动词（记为 $v_1, v_2, \dots, v_n, \dots, v_{777}$ ²）逐一代入“N 的 V”结构，在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检索框中输入“（N）的 v_n ”、在 BCC 现代汉语语料库检索框中输入“N 的 v_n ”。检索的结果如下：

首先，包括“假装、认为、遇见”等在内的 134 个动词不能进入“N 的 V”构式。詹卫东（1998）曾将这些动词分为关系动词、“～得”动词、粘宾动词、能愿动词、趋向动词和准谓宾动词六类。但语料库表明：准谓宾动词如“进行”、“～得”动词如“取得”以及所谓的粘宾动词如“开辟、迎接”是可以出现在“N 的 V”中的。并且，“答应、容纳”等不属于上述六种动词，却可以出现在“N 的 V”中。其次，有些动词在“N 的 V”中并不表示动作行为本身，而转指（朱德熙 1983）动作关联的施事和受事，如“爱好、代表”等，因此不存在 N 语义角色的限定问题。除此，只能接动宾或者小句宾语而非受事名词的动词如

1 经语料库研究排查，仅有 4 个单音节动词可以进入“N 的 V”。它们分别是“爱、哭、死、笑 1”。本章中动词后跟随数字表示该多义动词的第几个义项。

2 大小写用以区分动词类（V）和具体的动词（v）。v 的下标用以区分不同的具体动词。

“企图、提议”以及要求施受事同时做动作领有者的动词如“对抗、联合”也不涉及施受事的选择，所以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最后，我们在剩下的 596 个动词中考察汉语对领有动作的参与者是如何选择的。需要注意的是，用介词如“对”引出受事的情况也应加以排除，因为此时“的”前已经不是名词（短语）而是介词短语了。通过在语料库中检索每一动词构成的“N 的 V”、统计检索结果的绝对频次、结合上下文语境判定其中 N 的语义角色、排除类似“对 N 的 V”的语例，我们得出了每个动词在“N 的 V”中选择施、受事的情况和 V_施、V_受、V_{施/受}三类动词的个数。

只选择施事的 V_施类动词共有 280 个（详见附录）。这类动词几乎都可以关联两个指人名词（分别为动词的施事和受事）。在它们的语义关系构成中，施事成分的地位高于受事成分（詹卫东 1998）。但反过来，能够关联两个指人名词的却未必是 V_施，也可能是 V_受（如“安置”）或 V_{施/受}（如“动员”）。只选择受事的 V_受类动词共有 221 个。以往的研究认为，这类动词的共性是对宾语有很强的致使意味，使其在状态上发生质变，包括消失、出现、增加、减少等（詹卫东 1998，沈家煊、王冬梅 2000 等）。由于强调对受事造成的结果，V_受中有不少动结式动词（如“改善、削弱”）和只能接致使宾语的动形兼类词（如“丰富、稳定”）。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动词的并不表示状态的质变，如“召开、寄存、核对”。既选择施事又选择受事的 V_{施/受}类动词共有 95 个。这一类中不同动词选择施事和受事的形符（token）比例不同。有些动词更多地选择施事，而有些动词偏向于选择受事，还有一些动词在施受事的选择方面比较均衡。若将 V_施和 V_受也分别看作偏向于施事和偏向于受事的情况，则可以得出，汉语中突显施事的动词和突显受事的动词个数相近。

二、可接受度判断实验

基于语料库研究对动词的分类结果（V_施、V_受和 V_{施/受}），我们利用 V_施和 V_受构造了四种类型的“N 的 V”：“N_受 + 的 + V_受”、“N_施 + 的 + V_施”、“N_受 + 的 + V_施”和“N_施 + 的 + V_受”。前两类是正确条件，后两类是错配条件（mismatch）。通过将这四种类型的“N 的 V”嵌入句中呈现给汉语母语者、“领格—宾格”型和“作格—领格”型母语背景的汉语高水平学习者，并要求他们做句子可接受度判断，我们可以考察被试对“N 的 V”的加工情况。

2.1 被试

共 60 名中、外被试参加了本实验。其中，汉语母语者（M）共 20 名、母语为“领格—宾格”型语言的高水平汉语学习者（L2-1）20 名（包括 7 名越南语者、6 名土耳其语者、4 名蒙古语者、2 名印地语者和 1 名旁遮普语者）以及母语为“作格—领格”型语言的高水平汉语学习者（L2-2）20 名（其中，俄语者 10 名、西班牙语者 3 名、荷兰语者和印尼语者各 2 名、德语者、法语者和保加利亚语者各 1 名）。外国被试汉语水平的确定参考了他们的汉语学习时长（以“月”为单位）、HSK 汉语水平考试等级以及 Bachman & Palmer（1989）的交际语言能力自评调查问卷（满分为 84 分）的得分三项指标。L2-1 和 L2-2 的平均汉语

学习时长分别为 69.35 (月) 和 56.75 (月), HSK 均为 5 级, 自评问卷平均得分分别为 58.55 分和 57.50 分, 表明两种不同背景的汉语学习者都具有很高的汉语水平。

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4×3 的两因素混合设计。因素一是“N 的 V”中 N 和 V 搭配的类型(即实验条件), 分为“N_受 + 的 + V_受”、“N_施 + 的 + V_施”、“N_受 + 的 + V_施”和“N_施 + 的 + V_受”四个水平; 因素二是被试的母语背景, 分为汉语、“领格—宾格”型语言和“作格—领格”型语言三个水平。因变量为句子的可接受度评分。

2.3 实验材料

2.3.1 实验选用的“N 的 V”

为保证各关键句中“N 的 V”在加工上具有可比性, 我们控制了该结构的长度并匹配了不同条件下 N/V 的词频和笔画数。“N 的 V”的名词和动词一律为双音节。我们从语料库检索结果分出的动词次类中分别挑选出 28 个 V_施 和 28 个 V_受。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表明, 两组动词的词频 ($t < 2$, $p > 0.05$) 和笔画数 ($t > -2$, $p > 0.05$) 均没有显著差异。同时, 我们找到两组名词用以搭配上述的两组动词, 形成四种类型的“N 的 V”, 如“标准的制定”、“国家的重视”、“标准的重视”和“国家的制定”。两组名词的词频 ($t > -2$, $p > 0.05$) 和笔画数也都没有显著差异 ($t < 2$, $p > 0.05$)。这样一套关键句的四个条件中只出现两个名词/动词(每个两次), 而不是四个(即各个条件中的名词/动词不同)。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重复利用这些名词和动词, 减小不同条件间的差异, 从而减小无关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³。这就需要分属 V_施 和 V_受 的动词可以关联相同的施事和受事, 如上例对应的“国家制定标准”和“国家重视标准”。这样一来, 该项目中的四个条件分别对应两个动作事件的四种指称方式。而被试对它们的接受度差异就能够体现指称方式选择上的差异。

另外, 考虑到实验被试不仅有母语者, 还有二语学习者。为了避免二语者因为不认识字词而影响对实验句的阅读和判断, 我们确保在实验材料中出现的所有词都在汉语水平词汇大纲之内, 且基本是甲级、乙级和丙级词。

2.3.2 实验用句的编制

实验用句分为练习句、关键句和填充句三个部分。关键句, 即嵌入了“N 的 V”的句子, 共有 112 套, 每套由 4 个句子组成。同一套材料的语境完全相同, 仅 N 和 V 的搭配类型不同, 示例如下:

正确条件: N _受 + 的 + V _受	他承认婚姻的维持最终破坏了家庭的幸福。
N _施 + 的 + V _施	他承认父母的干涉最终破坏了家庭的幸福。
错配条件: N _受 + 的 + V _施	他承认婚姻的干涉最终破坏了家庭的幸福。
N _施 + 的 + V _受	他承认父母的维持最终破坏了家庭的幸福。

3 但有时“N_施 + 的 + V_施”条件下的施事不能作为“N_施 + 的 + V_受”条件下的施事, 如“观众”可以“喜爱电影”却不会“放映电影”, 因此“观众的喜爱”在语义上是合理的, 而“观众的放映”则不合理。此时, 我们只能将第四种条件中的施事换作“礼堂”。

关键句经过拉丁方处理分为 4 个版本，每个被试仅阅读其中一个版本（共 112 个关键句，每个条件 28 句）。为了防止被试在阅读关键句时猜出实验目的、造成练习效应，实验材料还包括 160 个填充句，正确和错误的句子各占一半。填充句有 40 个“把”字句、40 个“被”字句、63 个包含“X 的 N”的句子（X 代表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等）以及一些普通句。练习句只有 2 个，出现在正式实验之前。

每个被试都会阅读到混合了 112 个关键句和 160 个填充句的实验材料。这些句子经过伪随机排序，保证关键句之间的间隔一定有填充句，且相同条件的关键句连续出现不超过 2 次。

2.4 实验程序

本实验利用 E-prime 编写程序。被试按要求阅读电脑屏幕上逐句呈现的汉语句子，并对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进行五点量表的评分。评分以选项的形式给出（1、完全不能说；2、一般不能说；3、不确定；4、一般能说；5、完全能说），被试只需用鼠标点击选项完成选择。汉语母语被试完成实验的平均用时约为 50 分钟，汉语二语被试完成实验的平均用时约为 64 分钟，整个实验的平均用时约为一个小时。

三、结果与分析

在剔除了正确率低于 70% 的被试数据之后，三组被试在四种“N 的 V”（实验）条件下的句子可接受度评分的均值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母语者和二语者对四种实验条件关键句评分的均值（标准差）

	N 受 + 的 + V 受	N 施 + 的 + V 施	N 受 + 的 + V 施	N 施 + 的 + V 受
M	3.800 (1.231)	3.804 (1.195)	2.425 (1.301)	2.450 (1.332)
L2-1	3.596 (1.170)	3.625 (1.148)	2.958 (1.268)	3.286 (1.242)
L2-2	3.449 (1.303)	3.393 (1.301)	3.016 (1.397)	3.087 (1.332)

对评分数据的一般线性模型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实验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3, 162) = 156.48$, $p < 0.05$ ；母语背景的主效应显著， $F(2, 162) = 22.93$, $p < 0.05$ ；实验条件和母语背景两个因素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F(6, 162) = 28.28$, $p < 0.05$ 。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见表 2 和表 3。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在“N 受 + 的 + V 受”条件下，L2-2 和汉语者的评分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p < 0.05$ ），而 L2-1 和汉语组、L2-1 和 L2-2 之间均无显著差异；在“N 施 + 的 + V 施”条件下，L2-1 和汉语者没有显著差异，而 L2-2 和汉语者（ $p < 0.05$ ）、L2-1 和 L2-2（ $p < 0.05$ ）的差异显著；在“N 受 + 的 + V 施”条件下，两组二语者各自与汉语者的差异显著（ $p < 0.05$ ），而两组二语者之间无显著差异；在“N 施 + 的 + V 受”条件下，两组二语者各自与汉语者的差异依然显著（ $p < 0.05$ ），两组二语者之间的差异也达到了边缘显著。

表 2 不同实验条件下三组被试评分的成对比较情况

实验条件	母语背景 (I)	母语背景 (J)	均值差值 (J-I)	p
N 受 + 的 + V 受	L2-1	M	.204	.102
	L2-2	M	.351	.001
	L2-2	L2-1	.147	.229
N 施 + 的 + V 施	L2-1	M	.179	.183
	L2-2	M	.411	.000
	L2-2	L2-1	.232	.019
N 受 + 的 + V 施	L2-1	M	-.533	.000
	L2-2	M	-.591	.000
	L2-2	L2-1	-.058	.871
N 施 + 的 + V 受	L2-1	M	-.836	.000
	L2-2	M	-.637	.000
	L2-2	L2-1	.199	.057

表 3 三组被试不同实验条件下评分的成对比较情况

母语背景	实验条件 (I)	实验条件 (J)	均值差值 (J-I)	p
M	N 受 + 的 + V 受	N 施 + 的 + V 施	.004	1.000
	N 受 + 的 + V 受	N 受 + 的 + V 施	-1.375	.000
	N 受 + 的 + V 受	N 施 + 的 + V 受	-1.350	.000
	N 施 + 的 + V 施	N 受 + 的 + V 施	-1.379	.000
	N 施 + 的 + V 施	N 施 + 的 + V 受	-1.354	.000
	N 受 + 的 + V 施	N 施 + 的 + V 受	.025	1.000
L2-1	N 受 + 的 + V 受	N 施 + 的 + V 施	.029	1.000
	N 受 + 的 + V 受	N 受 + 的 + V 施	-.638	.000
	N 受 + 的 + V 受	N 施 + 的 + V 受	-.310	.002
	N 施 + 的 + V 施	N 受 + 的 + V 施	-.667	.000
	N 施 + 的 + V 施	N 施 + 的 + V 受	-.339	.000
	N 受 + 的 + V 施	N 施 + 的 + V 受	.328	.001
L2-2	N 受 + 的 + V 受	N 施 + 的 + V 施	-.056	.986
	N 受 + 的 + V 受	N 受 + 的 + V 施	-.433	.000
	N 受 + 的 + V 受	N 施 + 的 + V 受	-.362	.000
	N 施 + 的 + V 施	N 受 + 的 + V 施	-.377	.000
	N 施 + 的 + V 施	N 施 + 的 + V 受	-.306	.002
	N 受 + 的 + V 施	N 施 + 的 + V 受	.071	.953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对于汉语者来说,“N 受+的+V 受”条件和“N 受+的+V 施”条件、“N 受+的+V 受”条件和“N 施+的+V 受”条件、“N 施+的+V 施”条件和“N 受+的+V 施”条件、“N 施+的+V 施”条件和“N 施+的+V 受”条件两两之间的差异显著($p<0.05$),而正确条件内部(“N 受+的+V 受”条件和“N 施+的+V 施”条件)和错配条件内部(“N 受+的+V 施”条件和“N 施+的+V 受”条件)没有显著差异。

对于 L2-1 来说,除了“N 受+的+V 受”条件和“N 受+的+V 施”条件、“N 受+的+V 受”条件和“N 施+的+V 受”条件、“N 施+的+V 施”条件和“N 受+的+V 施”条件、“N 施+的+V 施”条件和“N 施+的+V 受”条件之间有显著差异($p<0.05$),“N 受+的+V 施”条件和“N 施+的+V 受”条件的差异也达到了显著水平, $p<0.05$,只有“N 受+的+V 受”条件和“N 施+的+V 施”条件的差异不显著。

对于 L2-2 来说,“N 受+的+V 受”条件和“N 受+的+V 施”条件、“N 受+的+V 受”条件和“N 施+的+V 受”条件、“N 施+的+V 施”条件和“N 受+的+V 施”条件、“N 施+的+V 施”条件和“N 施+的+V 受”条件也都存在显著差异(均为 $p<0.05$),而“N 受+的+V 受”条件和“N 施+的+V 施”条件以及“N 受+的+V 施”条件和“N 施+的+V 受”条件均没有显著差异。

四、讨论

4.1 “N 的 V”加工的类型学效应

通过句子可接受度评分的方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三组被试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两组二语者对错配条件的接受度都明显高于汉语者。而从正确条件的评分上看,两组二语者都低于汉语者,但 L2-1 和汉语者的差异不显著,L2-2 和汉语者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这意味着,二语者不像汉语者那样能够在正确和错配的“N 的 V”之间作截然的区分。换言之,他们对于该构式中动词对共现论元的选择性限制还不够敏感。另外,正确条件下的组间差异表明,L2-1 比 L2-2 更加接近汉语母语者的表现。我们猜测,这可能是由于 L2-1 的汉语水平比 L2-2 的汉语水平更高。

其次,从我们重点关注的两组二语者之间的差异来看,L2-2 对“N 施+的+V 施”和“N 施+的+V 受”的接受度都明显低于 L2-1。也就是说,母语为“领格—宾格”型语言的汉语学习者相比于母语为“作格—领格”型语言的汉语学习者更能接受 N 为施事的情况,无论 N 的题元角色与动词的类型(V 施、V 受)是否搭配。另一方面,L2-2 的句子可接受度评分整体低于 L2-1,但唯独在“N 受+的+V 施”条件上高于 L2-1。结合 3.4 中五点量表的等级描述可推知,L2-2 认为“N 受+的+V 施”条件勉强能够接受(评分在 3 以上),L2-1 认为“N 受+的+V 施”条件不太能接受(评分在 3 以下)。并且,就正确条件而言,L2-2 对“N 受+的+V 受”的评分高于“N 施+的+V 施”,和 L2-1 正相反。由此可见,母语为“作格—

领格”型语言的汉语学习者相比于母语为“领格—宾格”型语言的汉语学习者更容易接受 N 为受事的情况，不管其后的动词是 V_施还是 V_受。

综上，两组汉语二语者在“N 的 V”尤其是错配条件的接受度上显示出类型学差异。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二语加工受到母语迁移的影响（Odlin 1989 等）。正如前文所述，“领格—宾格”型语言在指称复杂动作事件时总是选择施事作为动作的领有者，因此以该类语言为背景的 L2-1 受到母语经验的影响，在汉语作为二语的认知加工中倾向于认为领有者为施事的“N_施 + 的 + V_受”条件是正确的。而“作格—领格”型语言在指称相同场景时总是在句法上优先实现受事，因此以该类语言为背景的 L2-2 将母语中的选择偏好迁移到汉语中，倾向于把“N_受 + 的 + V_施”当作正确的表达。

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两组二语者未能做到像汉语者那样在正确条件和错配条件之间作截然的区分，但从组内不同条件之间的比较来看，他们对正确和错配“N 的 V”的评分也呈现出显著差异。同是施事做领有者的情况，L2-1 对“N_施 + 的 + V_受”条件的评分显著地低于“N_施 + 的 + V_施”条件（ $p < 0.05$ ）；同是受事做领有者的情况，L2-2 对“N_受 + 的 + V_施”条件的评分也显著地低于“N_受 + 的 + V_受”条件（ $p < 0.05$ ）。这是否意味着这些高水平汉语学习者已经能够区分汉语中的 V_施和 V_受或者说是“N 的 V”中 N 和 V 的搭配限制有所了解？如果是，那么这种知识是源自对汉语输入的统计学习还是对 N 和 V 搭配规律的归纳？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解答。

4.2 二语习得中的概念迁移

Odlin（1989）将“迁移”看作二语习得研究的中心问题。早期的语言迁移研究只关注语言的表层形式而忽视了深层的概念语义（Blackshire-Belay 2001）。Jarvis（2000）基于此提出了概念层次的语言迁移，即“概念迁移”。他们认为，二语学习者会根据母语的概念组织方式形成对目的语特定项目的假设并加以检验。

本研究中的成人汉语学习者在加工“N 的 V”结构时是否发生了迁移？从 Jarvis（2016）提出的最能证明迁移发生的标准来看，即二语被试的组内一致、组间不一致以及母语和中介语表现的相似性。其中，“组内一致”是指各组内部对目的语某一结构的加工相同。“组间不一致”就是母语背景不同的两组被试对待同一目的语特定结构的方式不同，即母语为“领格—宾格”型语言的 L2-1 和母语为“作格—领格”型语言的 L2-2 在接受和产出汉语“N 的 V”结构时存在类型学差异。而由可接受度判断的实验结果可知，两组二语者的中介语中存在错配的“N 的 V”，且 L2-1 更易于接受“N_施 + 的 + V_受”，L2-2 更易于接受“N_受 + 的 + V_施”。结合他们母语中对应的语言结构及其突显，可以确定“母语和中介语表现的相似性”。

之所以会发生迁移，是因为二语学习者主观上认为目的语和母语的某个规则具有相似性。而从两种语言的客观联系上看，表达同一概念语义的语言形式及形式实现的功能可能是完全对应的，也可能是存在差异的（赵杨 2015）。差异可以表现为母语中的一种形式对应目的语的两种形式。Stockwell et al.（1965）认为这种情况的习得难度最大。本文的外国被

试在阅读汉语“N的V”结构时面临的的就是这种情况。“领格—宾格”型语言和“作格—领格”型语言在指称复杂动作事件时选择领有动作的论元具有唯一性，而到了汉语中就分化为两种（正确的）形式——“N_施十的十V_施”和“N_受十的十V_受”。

考虑到汉语与被试母语所属的印欧语、阿尔泰语等的语言距离很远，指称复杂动作事件的构式在构成成分的形态、语序等形式方面相差甚大，上述的迁移应发生在底层概念层面。概念是语言和客观世界的接口，主体对客体施加某种动作是不同母语者的共同经验，而对动作事件的指称是一种认知事件，它具有类型学特点。不同语言的突显信息不同，而认知概念中的突显和句法上的优先实现是相对应的（Goldberg 1995）。Ellis（2010）指出，认知事件的反复发生会导致固定的心理经验，这使得人们习惯于母语的概念组织方式。而一语的成就就会限制二语的成就。本文观察到的高水平汉语二语者加工“N的V”的类型学效应正说明了母语概念组织方式的强烈控制。

五、结论

由于复杂动作结构在不同的语言中突显的动作主体不同，这种概念化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汉语中，N的V结构既可以突显动作的施事，也可以突显动作的受事，在句法层面上有着不同的句法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只突显其中一方面的二语者来说就会造成习得上的困难。在中介语表现上具有相对应的句法结构就表现出语言间习得的一致性，而对于另外一种句法形式来说就会形成习得的偏误，具有习得的语言学类型效应。

参考文献

- [1]沈家煊,王冬梅.“N的V”和“参照体——目标”构式[J].世界汉语教学,2000,(4).
- [2]齐沪扬.与名词动词相关的短语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4.
- [3]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汉语动词用法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4]文秋芳.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 [5]詹卫东.关于“NP十的十VP”偏正结构[J].汉语学习,1998,(2).
- [6]赵杨.第二语言习得[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 [7]朱德熙.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J].方言,1983,(1).
- [8]Adele E. Goldberg著,吴海波译.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9]Bachman L F, Palmer A S. The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Self-ratings of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J]. *Language Testing*,1989,(1).
- [10]Blackshire-Belay C. The Role of the First Languag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J].*Language*,2001, (3).
- [11]Carroll, M., Murcia-Serra, J., Watorek, M., & Bendiscioli, A. The Relevance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The Descriptive Discourse of Advanced Adult Learners of Germa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0, (3).
- [12]Comrie B. The syntax of action nominals: A cross-language study[J]. *Lingua*, 1976, (2-3).
- [13]Ellis N C, Sagarra N. Learned Attention Effects in L2 Temporal Reference: The First Hour and the Next Eight Semesters[J]. *Language Learning*, 2010, (s2).

- [14]Jarvis S. Semantic and conceptual transfer[J]. *Bilingualism*, 2000, (1).
- [15]Jarvis S. Clarifying the Scope of Conceptual Transfer[J]. *Language Learning*, 2016, (3).
- [16]Koptjevskaja-Tamm M. Action Nominal Constructions[A]. Edited by Dryer, Matthew S. & Haspelmath, Martin.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2013.
- [17]Lado R. *Linguistic Across Cultures*[M].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 [18]Odlin, Terence. 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J].*Language*, 1989, (1).
- [19]Odlin T, Alonso-Vazquez C. Meanings in Search of the Perfect Form: a Look at Interlanguage Verb Phrases[J]. *Rivista dipsicolinguistic applicata*, 2006, (6).
- [20]Stockwell R P, Bowen J D. *The sound of English and Spanish*[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附录 分属V施、V受和V施/受的动词

V_施类

爱护、爱惜、安慰、巴结、霸占、摆弄、帮助、包围、报复、抱怨、表现 2、表扬、剥削、驳斥、参观、参加、操心、操纵 2、称赞、承认、处罚、传染、刺激 1、刺激 2、答复、打击、逮捕、到达、担心、等待、等候、抵抗、惦记、督促、躲避、发挥 2、发现 2、反对、反抗、反省、反映 2、防备、访问、放弃、讽刺、奉承、否认、服从、抚养、辅导、干扰、干涉、感谢、告别、跟随、攻击 1、攻击 2、贡献、勾引、赞美、鼓动、鼓励、关心、观察、管理 3、害怕、号召、呼吸、忽视、怀念、怀疑 1、欢迎 1、欢迎 2、回答、回忆、忌妒、加入 2、坚持、监督、监视、奖励、交代 1、交代 2、交代 3、教训、接待、接见、接近、揭发、揭露、解释、介绍 1、介绍 2、进攻、警告、警惕、纠正、救济、拒绝、处分、决定 1、开除、抗议、考虑、考验、靠近、恐吓、控告、扣留、夸奖、夸大、朗读、离开、理解、连累、了解 1、领导、埋没 1、卖弄、埋怨、满足 2、蒙蔽、迷信、命令、模仿、抹杀、谋害、捏造、适应、念叨、虐待、排挤、盘算、盘问、判断、盼望、抛弃、佩服、批评、批准、剽窃、聘请、迫害、期待、欺骗、欺负、欺压、歧视、乞求、启发、迁就、牵连、牵扯、放心、强调、强迫、抢劫、敲诈、侵略、侵占 2、轻视、请求、请示、驱逐、劝解、忍耐、热爱、忍受、补助、商量、审问、使唤 1、伺候、收获、率领、顺从、说服、搜查、算计 4、算计 5、损失、抬举、贪污、谈论、坦白、探望 2、逃避、提醒、体会、体谅、体贴、调解、挑拨、挑战 1、通过 1、同情、同意、投降、突击 1、推测、推动、推荐、挖苦、威胁、挽救、委托、慰问、侮辱、误会、误解、袭击、牺牲、喜欢、吓唬、陷害、羡慕、享受、相信、想念、孝敬、笑话、协助、欣赏 2、信任、需要、压迫 1、压迫 2、压制、研究 2、掩护、掩盖 1、掩盖 2、掩饰、要求、邀请、议论、引诱、隐瞒、迎接、影响、拥抱、拥护、原谅、预料、允许、糟蹋 1、糟蹋 2、赞成、责备、张望、招待、照顾 2、照料、折腾 1、折磨、镇压、支持 1、支持 2、支配 2、支援、支使、指导、指点、指挥、指教、指责、指望、制止、重视、嘱咐、注意、祝贺、追求、准许、阻止、阻挡、尊敬、尊重、琢磨 1、通知

V_受类

安置、把握 2、办理、保持、保存、保留 1、保留 3、报销、暴露、比较、避免、表示 1、表现 1、布置 1、布置 2、采集、采取、采用、操纵 1、测量、产生、拆除、偿还、抄写、撤销、成立 1、呈现、承担、重复、筹备、出版、处理 1、处理 2、传达、达到、打破、端正、颠倒、调动 1、调动 2、感动、断绝、兑换、夺取、发表 1、发表 2、发动 1、发动 2、发行、发扬、发展、翻译、反映 1、防止、放松、分裂、粉碎、丰富、改变 1、改变 2、改革、改进、改良、改善、改造 1、改造 2、改正、公布、巩固、管理 2、贯彻、核对、解散 1、获得、积累、集中、计较 1、继承 1、继承 2、寄存、加强、加入 1、驾驶、减少、建立 1、建立 2、建设、健全、鉴别、降低、交换、继续、校对 1、校对 2、安插、接收、节约、结束、解放、解决 1、解散 2、进行、举行、具备、开动、开辟、开展、克服、扩充、扩大、浪费、利用、领取、埋没 2、埋葬、满足 1、弥补、密切、明确、模糊、没收、拟定、扭转、挪用、排除、排列、培养 1、佩带、批发、迁移、签订、切除、清理、清洗 1、清洗 2、取得、取消、确定、缺乏、散布、失去、实现、实行、树立、泄露、丧失、散发、生产、收集、提供、算计 1、搜集、损害、缩小、提高、表演 2、调整、调剂、体现、替换、吸收 1、吸收 2、通过 2、轰动、突出、统一、稳定、维护、违反、维持、退还、完成、护理 2、活动 1、争取 1、争夺、选举、消失、消灭 2、消化 2、消除、修理 1、修理 2、削弱、整顿、形成、集合、隐藏、

养成、延长、宣布、寻找、预防、运用、应用、移动、摇晃、运输、酝酿、证明、侵占 1、占有 2、增加、增产、增长、展开 1、展开 2、掌握、召开、震动 1、震动 2、制定、制造 1、转变、转移、准备、总结、综合、遵守、组成

V_{施/受}类

安排 1、安排 2、辩论、表决、采纳、陈述、创造、禁止、登记、防守、检验、交流、教育、接受、扰乱、实践、申请、批判、派遣、表演 1、挑选、吸引、限制、欣赏 1、学习、依赖、阅读、占领、组织（以上动词选择施事的情况更多；保护、保留 2、保证、表达、补充、采购、耽误、锻炼、发挥 1、发现 1、分配 1、分配 2、分析、恢复、汇报、计算 1、计算 2、计算 3、介绍 3、控制、练习、描写、拖延、赔偿、培养 2、排练、设计、记录、调查、护理 1、使用、透露、试验、审查、讨论、淘汰、思考、提拔、投入、推广、消化 1、修改、选择、研究 1、训练、宣传、优待、整理、主持、占有 1、执行、召集、治疗（以上动词选择受事的情况更多）；摆脱、保卫、抽查、动员、管理 1、检查 1、批改、破坏、提倡、讲究、遗留、叙述、应付（以上动词选择施受事的情况差不多）

注：以上动词后的数字标示该多义词在《动词用法词典》中的第几个义项。如“安排 1”表示“有条理、分先后的处理【事物】；安置【人员】”，“安排 2”表示“规划、改造【山河】”。因涉及的多义动词较多而本文篇幅有限，此处不再一一列出动词的各个义项，读者可参阅《动词用法词典》。

The Typological Effect of the processing of *N de V*

LU Zhi-xuan & LU Shi-yi & JIANG Si-yi

(School of a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typology, the Conceptual Transfer Hypothesis, and a comparison with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rocessing and use of *N de V* constructions (*N* is an agent or a patient) of adult Chinese learner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L1. This study comprises a corpus study which aims to determine the argument realization of particular verbs and a mixed two-factor of acceptability judgement experiment. After the analysis of rating data, this study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dvanced L2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N de V* was influenced by conceptual transfer.

Key word: *N de V*; Linguistic Typology; Conceptual Transfer; Corpus Study; Acceptability Judgment Task